

陈染《私人生活》（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小说的开头部分。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方式。

几年前，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拒绝了时间的流逝。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再也拔不出来，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

更早一些时候，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脱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有人撒下一粒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等他重新见到它时，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枝叶葱茏，含苞待放。只是，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什么样的花木，什么样的花苞啊！他回顾着，却找不到起始点。

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现在，我孑然一身。这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它们喋喋不休，仿佛语言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食粮。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

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内心宁静。这套房舍，门窗遍布，回廊幽长。

独自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从前，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已经疲倦，凝滞下来。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时间仿佛是累病了，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

可是，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一切都缓慢下来。

比如，我不再与人争辩，因为我已懂得，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暂时占领“上风”的问题，而“上风”与“下风”或者谁输与谁赢，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再认为我们脚底下的土地是道路，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对于自传体小说来说，这种叙事倍受女性作家们的青睐。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展开对女主人公心理成长历程的书写。

读者可以自然地直接接

庞大而慌乱的棋盘，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

我热衷素食，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只有素食，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靓丽；

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一株高大的橡皮树，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的公园去，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

……

前些天，我的医生朋友祁洛，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想见人，任何一种“别人”。

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

我对他说，如果我需要，我会去找你。

祁洛说，你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幽避症”。

触到倪物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缩小读者与小说主人公间的叙事距离。

编者推荐：

《私人生活》是陈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最引文坛关注、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代表作。陈染自己把这部小说“当作一首青春的挽歌，一次青春祭奠”，这是她处于偏执叛逆年龄的多愁善感之作，是她沉浸于排斥、拒绝、不同流、不睦群、不妥协的“黑色时期”的产物。当然这是一部充满个人化话语的女性主义作品，其中有不少相当极端的私人化内心体验和人生感受。

小说发表于9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多元宽松的文学语境下，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个人生活的文学表达已渐被认可。个人生活已经取得了和社会时代、集体话语等量齐观的书写权利，个人生活乃至私人生活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文学表达的中心内容而被文坛堂而皇之地加以探讨。陈染从创作之初就开始的个人化的文学实践，就被称作是一种无言的、对同心圆式社会建构的反抗，意味着一种“现代社会”、“现代化前景”的先声。陈染的个人化写作虽然远离了社会公共性的主流话语，远离了时代的“共名”性主题，却通过展现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个体生命的感觉，是从心灵出发，描述了个体内心所体验到的外部世界，是一种与世界对话的另一种书写方式。

此外，这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其构思和文笔都有独到之处。正如陈晓明在《无限的女性心理学：陈染论略》中所说：“在感觉、场景和意象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她的那些表达女性偏执的生活态度和怪戾的心理意识的叙事，就其纯粹的艺术表达而言是极为精致巧妙的，随处可见她对语言的锤炼功夫。”

作者自白：

最理想的女性是我的小说《私人生活》里的禾寡妇，可惜她是我虚构的，否则我们一定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她集中了女性所有的美好，智慧、自立、温馨、善解人意、母性……令人心碎。

我 18 岁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变故，和我母亲住在一个废弃的寺庙里的四年多的生活，对我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决定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

关于我另类的说法，早年我觉得另类是指少数人的一种艺术或行为方式，它是发自内心的。但后来大家都标榜另类，做另类状，另类似乎是潮流了，我就躲开这词了，它已不是原来那么回事了。

——《私人感觉》，《中国妇女报》2000/6/15

经典评论：

在小说《私人生活》叙事策略的分析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王蒙所说的“独一无二”。纪实与虚构、叙事视角的交替、叙事人称的转换三者小说中有机统一，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纪实与虚构，让读者明了叙事人称、叙事视角中叙述者“我”与真实作者不等的关系；叙事视角的交替，让读者认识到同一叙事人称中有着不同性质的叙事视角；叙事人称的转换，又促使读者注意到了作品的虚构本质和叙事视角模式的局限性。

——李梅：《论陈染小说〈私人生活〉的叙事策略》，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1

可以说，《私人生活》提供了一面洞照女性的生存困境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女性之于社会、个人之于群体不可破解的矛盾，看到了错综复杂关系覆盖之下女性内心深处隐藏的痛苦挣扎。拒绝被异化为“他者”，作为一个性别个体，更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去对世界既定的规范进行质疑和批判，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哲学命题。

——张丹：《女性心理世界的隐痛——解读陈染〈私人生活〉》，
《安徽文学》2008/6

国家开放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